

空隙

二十年前，高考之後，考上北京一所學校。八月底，第一次坐火車到北京。我家最近的那一站不是始發站，上車時間是凌晨。那時還沒有高鐵，從老家到北京唯一一班直達的火車，還是綠皮車。路上長達十二個小時，又無空調。車內熱氣蒸人，窗外是茫茫原野。

靠在窗口，心中五味雜陳。既想讓火車快些，早點到達憧憬的彼岸；卻又希望火車慢些，畢竟生平第一次要離家這麼遠了。恍惚之間，火車那咿嗶咿嗶的聲音，纏繞着思緒，多年來久久留在回憶之中。

老式的火車鐵軌，為了應對熱脹冷縮的問題，一節節之間都留有縫隙。車輪持續不斷地與鋼軌接頭撞擊，就產生了那單調的節奏。英國人最早發明火車時，忽略了這個問題，結果曾造成鐵軌夏天扭曲、冬天斷裂的險境。除了鐵軌，橋樑、管道也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不止一位作家曾將人生喻作伸向遠方的鐵軌。生活，又何嘗沒有熱脹冷縮呢？有時候壓力山大，累

得喘不過氣來，好像繃緊的皮筋；有時候失落虛空，找不到目標和方向，變形得如同達利的鐘錶。善待自己，就要給生活留些空隙，驚飛戾天，追名逐利，適可而止；青魚戲水，蓮葉田田，讓生命有柔軟悠游之時。就是吃飯，比起中餐暴飲暴食、胡吃海塞，日料要舒服得多。就是因為那種七八分飽的感覺，為肚腸留出了空隙。

而今，高鐵技術突飛猛進，老家與北京之間，開通好幾班高鐵。早晨從北京出發，四個多小時就趕回老家吃午飯。新的材料和技術令鐵軌無縫銜接，再也沒有那種「咿嗶咿嗶」的雜音。列車飛馳，猶如快速倒放的電影，映照著生活的快節奏，反沒有了綠皮車時代欣賞窗外景色的那份閒適。這讓我不時想念那「從前慢」的歲月。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獵藥師

剛剛看完一本講述新藥研製的科普書——《獵藥師：發現新藥的人》。新藥研製，這一領域是毫無疑問的「尖端科學」，其原理及細節遠非普通人可以理解。感恩有這樣優秀的科普書籍，深入淺出，將藥物發展史上的一個個閃光瞬間，以極具可讀性的文字記錄下來。字裏行間，新藥研製過程中涉及的一些方法和思路，是非常具有普適性的，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正是建基於此。

比如十九世紀一位醫學生在求學時各方面表現不佳，卻十分擅長用某些染料對細胞進行染色，方便其他學者通過顯微鏡觀察。在染色過程中，他發現有些染料能對特定細胞進行染色，但卻無法對其他細胞染色。針對這一點，他突發奇想，如果染料能染色的特定細胞是某類疾病的病原體，而這種染料恰好對病原體有毒性，那麼這種染料就成了只會殺死病原體，且不會傷害宿主本身的「魔力子彈」！在這個想法的支持下，他測試了幾十種染料之後，他就發現了能「精確制導

」指向瘧疾這種疾病的「魔力子彈」！世界上第一種完全經由人類設計的藥物，事實上是一種深藍色的染料。

讀完之時，正是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襲港之日，從連續二十多天本地零確診，到突然社區爆發，來源不明，連續多日累計過百個案，情勢已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口中的「疫情以來最嚴重情況」。人類和新冠病毒已經對抗超過半年，用「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這些手段固然有效，但總歸是治標不治本，目的也只是為疫苗或是特效藥的研製爭取時間。我想，全世界的藥物研究者們此時此刻都在全力以赴，想要成為新冠病毒的「獵藥師」。而最終，找到疫苗的故事，定然會銘刻史冊。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來來去去

內地一位大學教授到美國高校訪學一年，訂了今年六月的機票回國。不料年初疫情突發，中美之間旅行受限。他們一家三口的航班被取消，寢食不安。之後千方百計，終於在六月下旬買到了九月的機票。據他說，每天都給航空公司客服打電話，有一次等了八小時，這才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滯留異國急不可耐要回鄉的。

相反，母親一位朋友的女兒在美國工作。疫情期間，父母擔憂，希望孩子盡快回國。但女兒覺得在美國做得有聲有色，快快樂樂，何必海歸？當媽的說，女兒現在自掙工資自己花，家長無法用經濟制裁手段加以控制，只希望她明年美國綠卡抽籤不中，只好回國。她女兒在美國本科畢業後讀了個碩士，畢業後馬上找到了工作，待遇不錯，與同事相處也和諧。她自然意氣風發，不願回國，與父母希望孩子盡快安定下來，結婚生子的願望背道而馳。

詩與遠方的誘惑與葉落歸根的安穩孰輕孰重，自然因人而異。年齡、教育、生活狀態有別，身處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會讓人做出不同的決定。如果沒有這場疫情帶來的大國博弈，國際摩擦升級，這也許只是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內務。然而人又豈能脫離社會生存。動盪歲月裏的一粒塵沙轉眼就會成為壓倒個體生命的高山，讓那些有幸能走出去見識世界者頓感無所適從。

在理想世界裏，個人選擇不該是零和遊戲，個人成長的同時也能為社會發展做貢獻。然而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裏。只能說一句，人生難免起落，愛我所愛，無怨無悔。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AI不會「軋苗頭」

前不久，微軟宣布裁撤近八十名外包編輯，由AI編輯直接負責網站新聞抓取、排版和配圖。沒成想，AI上崗沒幾天，差點把飯碗砸了。TA在尋找配圖時，竟把非裔歌手Leigh和阿拉伯裔歌手Jade給弄混了。

Jade和Leigh都是英國知名女團Little Mix的成員。Jade有四分之一埃及血統和四分之一也門血統，是阿拉伯裔混血兒；Leigh是團隊中唯一的黑人女性。AI編輯在關於Jade的報道中錯誤地使用了Leigh的照片。

我從網上找到兩位歌手的照片一看，長相果然有幾分相似，但膚色差異十分明顯。人類編輯縱然「臉盲」，斷不會犯這等低級錯誤，反過來說，如真是人類所為

，恐怕會讓人產生種族歧視的聯想。這也就難怪當事人委屈地質問：在只有四個人的樂隊裏，正確區分兩個不同膚色的女人，有那麼難麼？

不過，對於AI而言，這事兒還真不容易。AI編輯的世界是人類給予的大數據建立起來的，解決特定的問題十分高效，一旦超綱，就容易「翻車」。

「吃一塹，長一智」，這句老話，對於AI來說，是一種耿直的理解，針對特定的任務，獲得特定的技能。比如，再碰到Jade和Leigh，AI就不會搞錯了。但如果是類似的問題，依然可能犯錯。

人類就不是這樣。觸類旁通，察言觀色，觀物取象，是訴諸直覺的智慧而不僅依靠推理的技能。人間的事，只可意會的

美盲

不識字的人稱為「文盲」；沒有科學常識的稱為「科盲」；那麼不會審美的人應稱為「美盲」了。香港的學校強調德育、智育、體育的發展，但少見有提及美育的。

不要以為香港人高學歷的不少，就一定具備審美的能力。其實不具備美學知識者並不在少數。美學研究的是審美的活動，是研究人與世界審美關係的學科，其中一部分內容稱為「文藝」，包括了對音樂、藝術（含繪畫、雕塑、攝影等）、戲劇、電影等的美學判斷。具美學常識者應知道一點這些專業的歷史、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對作品具鑒賞的能力。

過去有個學生和我談及某部電影，用

的詞逐步升級：幾好、勁好、超好、爆棚咁好……就是不能抓住編、導、演、美、音等特點發表幾句評價。大二的學生哎，說到底他是個「影盲」。

更多的人講不出音樂的道理，一首歌只會用「好聽」或「不好聽」評價，什麼美聲唱法通俗唱法一概不知。交響樂就更陌生了，很多人表示聽不懂。常聽到的評論是：好大聲。繪畫？現在流行的超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有何關係？有何區別？有人說，有了攝影還要超現實主義做什麼？他不知道這畫種眼下大受青睞，其領頭人的人物肖像畫價值已上億。

「美」的教育教人認識何為美，何為醜。

夏娃、海倫、瑪利亞和索菲亞(上)

如女神一般是遙不可及，試問當人走近女神身邊時，又如何透得過氣來呢？

男人要透過不同的女士幫助才能成就出一個知情懂性的男人，而夏娃、海倫、瑪利亞和索菲亞就是男人成長的四個階段。夏娃，聖經記載的第一個女人，是所有男人最原始的伴侶，能給予無條件的愛，象徵着母親的形象。因此能給予我們關懷照料或擁有母親相似特徵的女士最容易吸引少男墮入初戀的愛河。可是人總得成長，任誰都必需脫離母親的懷抱並獨立出來，獨立後的男士追求的都為刺激浪漫的愛，這以引起特洛伊戰爭的海倫為代表人物，據記載這女人美得不可方物，天下男人都為其外貌所傾倒，更有說兩軍交戰期間

多，可直言的少。我們無法像AI那樣精準地計算來保證效益最大化，卻能夠捕捉事物剛剛萌發的一點微光，或隱而未顯的蛛絲馬跡，也善於從笑聲中聽出惡意，在哭泣裏體會欣喜。用上海話說，大概是「接翎子」「軋苗頭」。這似乎是比確認眼神還高端的「人類技能」。

記得有個擇業導師說過，找工作要找機器人無法取代的那種。但AI發展一日千里，什麼工作是機器人無法取代的呢？並不易回答。我想，真問題可能是：什麼工作較晚被機器人取代的。這應該就是那些需要「軋苗頭」「接翎子」的工作。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美」育的潛移默化，令受教者內、外都別具氣質，讓人從衣着到談吐有「美」的體現。

有的人可能賺了很多錢，物質應有盡有了；也有的人可能功成名就，有了很大的名聲了。但他們當中不少人竟然沒有欣賞過貝多芬、莫扎特的音樂，也不知道梵高、列賓的畫作。這樣的人生該是多麼的無味，靈魂該是多麼的無趣！

美學教育也該從娃娃抓起，「每周之歌」、「每周一畫」的欣賞活動，在校開展該不太難吧？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因海倫站在城牆上使雙方停戰一天為欣賞其美貌。任何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都會被海倫般的情感尤物所吸引，泛起無限的幻想。來到成熟的男士，追求的不再單憑外貌而擇偶，追求的卻是戀愛中的神聖，這以瑪利亞的形象為中心，因此男士會願意承諾並步入婚姻。山盟海誓過後，如果單憑戀愛這護身符而祈求終老，那麼求神拜佛也許能幫上點忙。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印紐造型露破綻

附圖為三十多年前所見舊刻玉印，藏者說是「漢代玄武紐玉璽」，頗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是其印紐造型不對勁。《後漢書·王梁傳》載：「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註》：「玄武，水神之名，龜蛇合體。」《楚辭·遠遊》早有「召玄武而奔屬」之句；《補註》明確指出：「玄武謂龜蛇（「四靈」之一），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玄武。」《文選註》：「龜與蛇交曰玄武。」該印紐刻龜甲，既非蛇首，亦非龜首，而竟然是似獅而有鬚的另一傳說動物「辟邪」；可說不倫不類，令人質疑。以在下數十年來所知所見，歷來漢代玉器考古出土的實物，從來沒有這一種怪異併合的形制；或許因

友人正在創作一個有關匠人的系列小說，其中一篇已經刊發的關於古籍修復師的小說，部分章節最近還被選入了高考全國語文卷，以閱讀理解的形式，讓考生分析主人公身上的「匠人精神」。其實，每說起「匠人精神」，我們總會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特別是在追求短、平、快的當下，擇一事、終一生，尤顯稀有可貴。幾年前，一部名為「致匠心」的短片打動無數觀眾，也讓「匠心」一詞迅速流行。雖然本質上來說這是李宗盛為New Balance製作的一支廣告宣傳片，然而三分多鐘的「走

個人譚陋見識少吧！仿古者自以為是，把西漢時始有的著名玉辟邪頭部，張冠李戴般「嵌」在龜身上，妄自揣測那就是「玄武」。一九七二年陝西咸陽出土呈蹲立狀的立體圓雕玉辟邪，就是領有長鬚的造型。迄今發現的珍罕品中，並無身有龜甲者。況且漢玉刀工有豪氣，刀法圓渾雄放，風格古拙；不像明、清仿品缺刀藝味道和流於工匠化。真古者玉質堅結溫潤，精光閃蘊，經逾二千多年水浸土蝕痕跡和色沁皆天然；不會如後仿偽古者外表油膩膩像塗上茶油。

另有人妄言該「玄武紐玉璽是漢代帝后所專用」。根據歷來考古及實物出土紀錄，迄今所知漢代帝后玉璽僅有一件遺存，現藏陝西省博物館



；乃一九六八年咸陽市韓家灣狼家溝出土，為新疆和闐白玉，玉質上乘，呈正方形，並無甚損蝕痕跡，堅結完好。璽上凸雕螭虎紐，四側陰刻勾連雲紋；印文陰刻篆書《皇后之璽》四字。既然此璽於漢高祖和呂后的長陵一帶出土，應屬呂后的用璽。自秦始皇以玉（藍田玉）作螭虎紐的傳國璽（李斯書印文，玉工孫壽刻成），就

匠心可貴

心之談」，卻成功喚起了人們對匠人精神的敬重——「聽從內心的安排，專注做點東西，至少對得起光陰歲月。」

有別於過去專指技巧和藝術方面的創造性，「匠心」如今更多地被用在手藝人身上，特指專注執著、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因為從事文化創道的緣故，我在採訪中接觸到不少手藝人，有銅匠、修表匠、製琴師、泥塑師，等等。與他們交談，話題往往

是專注技藝，對完美的追求。」

說實話，我很喜歡訪問手藝人，走訪他們的工作坊，觀察他們的製作過程：專心致志，不被外界干擾，也不刻意去討好他人。那股從他們身上散發出的強大的安靜平和的力量，很是治愈。或許，「以清淨心看世界，以歡喜心過生活」，即是如此。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